

明代論著叢刊
第三輯

寒雅堂稿
(中)

明·陳子龍撰

偉文圖書公司印行

安雅堂稿卷之七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序

壽秋槎許翁七十序

今海內稱古遺直正色立朝者曰吾郡許給諫霞城先生。予以後進莊事給諫而給諫亦謬相推愛。嘗從容燕語則盛稱其叔秋槎先生之德也。曰內行敦樸清靜無競。至德可師。道能表俗。我叔有焉。自予好爲古文詞。所切礪最深。不敢以雁行進者。曰舒章李氏。

李氏則間謂予我與若無徒以文自雄也。蓋有進於
是者。當我世獨無有鄭玄之淹潔。王烈之醇至者乎。
卽我婦翁秋槎先生也。先生有子曰長仁。倜儻博雅。
有文章聲。旣與予交善。因述先生之懿行甚備。過於
前所傳聞矣。大約先生家旣世貴。有清德。幼卽規摹
往哲。有宏世之志。工應舉義。附以經術。凡方領矩步
者莫尚焉。而試輒不第。居久之。旣以世終莫我知也。
退隱於江皋。鑿池沼。植林木。少寄情賞。彈琴其中。嘗
自嘆袁夏甫陶元亮何必去人遠哉。然猶時時著書。

上引經傳下窮史冊。旁及於醫藥方技。寧戚泥勝之書。靡不綜核。又或對酒曼歌。託於謠誦。以寄風刺。鄉里有違言。欲得先生片語。往往望廬而返。繇此觀之。先生身雖隱約乎。其執微繩而流德音。欲以振世厲俗。垂見儒者之大義。蓋未之能忘也。予旣於給諫李生徵其大。復於長仁徵其細。先生可謂脩身踐言。取樂名教者矣。今人稱得行其志者。動云仕宦。然其下者齷齪於刀椎之末。狼狽於顯貴之間。求一事之益而不可得。卽有負節槩盛名譽者。而馳逐奔逝。曷能

自免。其得存神養志。味沉冥之趣。守諧緝之權。如先生者。得失豈可量哉。今先生且將見舉郡國。以應朝命。其仕與否。不足爲先生重輕。卽以陪饗射而展祖割焉。敷至道。鼓太玄。以佐緝熙。不旣優乎哉。予嘗觀王逸少。以子姓多賢顯。遂希班陸之風。就閑曠之樂。可謂達者。然未嘗不自侈其幸焉。長仁才雋氣雄。自然國器。給諫爲時。喬嶽大業方宏。杼文抱質。則李生玉映。而先生以杖履周旋其間。引觴萬年。不大媮快耶。予聞唐之時有武仲。晉之時有遠遊。豈太岳之風。

多隱德乎。然出入儒墨。斟酌通介。則先生合道矣。

壽郡伯穀城禹脩方公五十序

自秦罷五等置郡縣而後。稱吏治者。首漢世何哉。天下之大。止數十郡。郡大者或方千里。比於列國。太守與吏民得相君臣。朝夕坐堂皇。出條教。可以意行。非必盡馭繩墨也。郡中高職。搜賢選能以補之。非皆以朝命至也。間以逐捕盜賊。省視災害。遣使行部而已。非有嘗職。煩期會上謁也。列侯九卿貴戚在部內犯法者。得以按捕。卽無論中豪以下。奏行論報。無所阻。

得也是以溫惠疆力之士得盡其才以奉承天子之德意而有效績者往往久於其位善哉孝宣皇帝之言曰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夫權一則生威任久則生信威信既著則歌誦興焉今觀風謠之所稱碑碣之所列凜凜乎風流篤茂矣尊之以父母祝之以眉壽其猶三代之遺文也 明興 高皇帝首重吏治郡守職至貴重得以按奏其屬治理高等時時增秩賜書以寵大之宣正以前蓋多久於其位者儼於漢之盛時矣然嗣是

而後諸藩省多建牙節監司數增緇衣稱使者不絕
於道郡守之權稍絀以故諸曹郎出領郡者每以高
簡無所事事得取次遷去爲貴凡訟獄煩碎米鹽靡
密則曰佐若倖分之州若縣任之我總其大綱而已
至於大興革利害去闕冗鋤豪猾則曰上有監司有
中丞御史臺非我力所辦也彼旣不以方畧自章人
亦不以有爲望之今若吾師方公之治郡不然我郡
地陝賦重民困於踐更而俗淫侈健鬪訟士大夫雖
多禮讓自持而猾奴暴子弟或恣睢里巷間不可問

方公至則毅然以卹民捍災移風易俗爲已任始頗
任法擊姦軌誅輕黠旣以稍稍汰剔繁穢使可治於
是乎進民而匡救之計量周密澤必下究脩城隍詰
戎兵築隄障均賦役諸事以次第舉矣公之精敏自
天性又以久於其位凡郡之田疇巷陌閭閻弗詳習俗
方言罔弗察窮黎老寡惡少年名姓罔弗周知故事
之委曲煩瑣有丞簿以下所不能親者公皆覽決至
於變更興作折摧豪強或擁旄持斧者所退避不敢
當而公奮然爲之是以小大率繇而巨細畢舉夫勤

小物而無侵下之嫌斷大事而無逼上之議者其至清足以信人至誠足以感物也今之仕宦者雖至宰相皆云文法盛而牽制多不可以有爲况其下者遞相推委至稍久於其任則叱嘆淹滯且日久則下玩而丰采不振矣夫朝廷未嘗無柄以委之已則不操而輒有權輕位卑之恨不忠之大者也今國家所畀二千石權不及漢十分之一二而公能隨事引機盡行其志比於仲卿次公可謂難矣公之始來年僅強仕今且及艾吏民頌德奉觴以數萬計欲公之嘗享

戢穀以惠養元元其文辭可採者過於蒼梧魏郡之
歌子龍辱公門下士不敢以浮辭進而述公所以爲
治之大端若此雖然郡父老豈得嘗瞻此車蓋耶公
不日以九卿召矣上旣大用公而以治郡者治天下
豈惟培植以無怠甘棠請父老又何患焉其以予文
徵也

贈王長公序

予聞諸先子曰簡而該直而和淡漠而醇篤此我友
王君之德也蓋先子與王先生爲同舉士云自先子

之沒十餘年予與王先生不數數見也而先生德譽
日高芬芳浮溢閭黨稱其孝友英髦仰其準範爲善
者恃其標指蹈非者畏其繩議於以楊王延輝京夏
矯汚世式俊民孰其先哉或謂先生資器耿介語不
如默方其闔戶自養守約沉深公府不能屈其駕貴
盛不能震其懷才豪不能餌其慮斯其靈德內潛不
沾沾於霄衢也茲又不然物之滋榮者春也其固藏
者冬也是故冰不堅霜雪不降融和而渙漫非歲之
德也今士之患未足乎已而好爲馳騫故上者傷其

神明下者敗其節操內已消朽而外負恢然之形則不能免於世用試而不勝任爲世訾笑此有燦爛之華無淵醇之美也有駘蕩之麗無歲寒之蓄也夫豫章之木七年而始異岷山之木千里而始濫何則物之大者久而後見也故曰百萬之賈其門閭然若先生者一旦爲世用其能建必然之策垂酌彼之惠者乎而世人不察猥云岑寂是藪澤之見也小子不敏其敢以先子之言爲徵

贈晉人曹季遠小序

袁州袁臨侯先生清節著海內其督學山右也爲御史誣奏下獄晉人士無不憤嘆感激而汾陽曹君古遺方舉孝廉在太原聞難不歸家反首拔舍從之倡議上書自寃狀天子異之還袁先生官世莫不以曹君有國士之風矣而是時古遺已與予同舉進士予因深察其人少年負奇氣然淳質篤驚自天性非有所激昂也古遺因爲予言少時甚貧困屢不得志於有司之試幾廢其業其叔季遠椎魯人也心獨奇曹君分食力之資給饗餐焉或嚴冬大雪讀書山中

百里斷烟火季遠則負米蹙蹙餉之爲鄉人所竊笑
季遠不顧數年若一日也又言季遠生平不學而取
友嚴事親孝至於成古遺之學者甚難且久古所云
淳于恭却鑒之流乎予因歎古遺奮卑寒感知遇天
下偉其節固亦有所本矣嗟乎先王沒仁義衰富貴
則歸之患難則棄之自其至親且然何有於師友長
上之間哉俗尚慈愛士敦節槩卽天下可大治豈區
區較量於意氣名譽乎我聞晉俗醇樸有陶唐氏之
遺風信哉蟋蟀咏良士也季遠有焉杖杜咏好賢也

古遺有焉

超果講寺志序

吾聞佛之爲道歸於虛空無有自其身之所存與夫
世間之物皆無足係戀至於身毒之國舍衛之城珠
宮貝闕之奇金輪玉鐸之麗青猊素象馴於宛城之
駒騶驚大雀不數崑丘之鳳以至國王貴宰之供奉
窮其莊嚴天神玉女之侍立極稱窈窕又何其華偉
詭譎受人天之樂也是以桑門之教旣流東土寶剎
靈臺丹楹青瑱競寫名山齊規宸極至有窮土木妨

農桑而聖證古德不以爲非者何哉其道至大非外
可求像教之典期覺愚昧故必宏麗炳煥以壯其觀
又廣其載籍之傳識其徵應之異所以感悟蒸黎固
不欲其等於阿閼鞠爲茂草也吾郡伽藍之蹟以數
十而大者曰超果講寺寺建於唐大中中心鑑禪師
所住錫地而鄞水任氏所捨宅也至宋治平賜額
本朝重建自夏忠靖公治水時遊寓焉士女信心遠
近奔轅道場之盛甲於吳淞沙門性證考信郡乘旁
訪耆英彙書數策備徵文獻問序於予以爲此寺不